

古文辭類纂

司馬長卿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宛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鳥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不網彌山掩免韁鹿射麋脚騎獵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目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猶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窮巒隆崇擗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千青雲罻池陂陼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離黃白坱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城功元厲礮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茝若芎藭菖蒲蒼蘿蘢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陟陼隣秦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城菥苔荔薜莎青蘋其埤溼則生藏蕡蒹葭東牆彫胡蓮藕菰蘆

巷闔軒於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澈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蜃瑣瑣鼈龍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楠豫章桂椒木蘭櫟離朱楊擅梨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有鳩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元豹蠻蛇雍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驛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鳥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爲御索節未舒即陵狡獸蹴蛩蛩距虛軼野馬轄駒騮乘遺風射游騎倏伸倩冽雷動天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洞脣達披絰乎心繫獲若雨獸掠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翶翔容與覽乎陰林此即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斂受誨此即東盤羣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緇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襯寒綺紓徐委曲鬱橈谿谷粉粉徘徊揚施戍削葢襯垂髻扶翼猗靡翕呷莘藜下隣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纏繞玉綬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簎於蕙圃此即東盤嫋勃峯上平金堤掩翡翠射鵠鵠微矰出熾繳施弋白鵠連鴛鵠雙鵠下元鵠加急而後發游於清池此即西之涌泉澗池浮文鵠揚旌棟張翠帷建羽蓋罔瑣瑣鉤紫貝搥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物會礮石相擊硠硠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纊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

登雲陽之臺

雲陽在巫山下此卽至其南也

怕乎無爲憮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輈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

有先王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覲齊國王恐辱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禍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傳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堵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邱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帶芥若乃傲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物其中不可勝詎禹不能名高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固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司馬長卿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

苑囿之大欲所奢侈相勝荒淫極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明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末艱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澗澗出入涇渭鄂鑄潦瀨紓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州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騁往來出乎椒邱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決排之埜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陋之口觸官石激堆墮沸乎暴怒洞漏彭湃渾弗宓汨偏側分泌橫流逆折轉騰漱冽滂濞流漑穹隆雲棲宛潭膠盪踰波趨汜澑澑下瀨批嚴衝擁奔勃滯沛臨坻汪望灑濶香墜沈沈隱隱砰磅訇蓋湍涌懶懶沿渠鼎沸馳波跳沫汨漶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肆乎永歸然後灝澑潢漾安翔徐回懶懶乎滌滌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鯢鱣漸離鯈鰐鯀鯔禹禹鰐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譚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爍江靡蜀石黃硬水玉磊砢磷爛采色涵汗聚積乎其中鴻鵠鵠鷗鵠鵠屬玉交精旋目煩驚庸渠竄妣鷁舸一作磷爛采色涵汗聚積乎其中鴻鵠鵠鷗鵠鵠屬玉交精旋目煩驚庸渠竄妣鷁舸

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橐本射干茈薑荷葴橙若蓀鮮支黃礪蔣竺青蘋布濩
闕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蠻布寫曉夢咇
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纈紛軋荔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巒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
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獮旄麈沈牛塵麇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
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驥騃駢駢驥驥驥於是乎離宮
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棖璧瑩輦道纏屬步櫨周流長途中宿夷嶺築
堂累臺增成巖峩洞房類杳眇而無見仰化棟而捫天垂星更於閨幽宛虹拖於楯軒
青龍蚴螺於東廂象與婉憚於西清靈圖燕於間館偓佺之倫基於南榮醴泉涌於清
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巖倚巖倚傾嵯峨螺刻削崕崿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瑣玉
旁唐玲幽文鱗赤瑕駁翠雜畱其間量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處橘夏熟黃甘橙橘
枇杷櫟柿亭奈厚朴櫟壞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蘿棣荅選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艸
邱陵下平原楊梨葉杌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楂華楓枰櫧
留落胥邪仁頰并闔櫟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脊條直暢實葉蘋林攢立叢
倚連卷櫟俗崔錯發就抗衡開列垂條扶疏落英幡纈紛溶箭蓼猗猗從風剝蒼筠欹
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傑池汎覘旋還乎後宮雜襲葉輯被山綠谷循坂下隰視之

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元猿素雌飛鼯蛭
鳴嗣幡互經天蠶枝格偃蹇杪頸踰絕梁
騰殊棟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
若此者數百千虛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徙
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
冬天子校獵乘鎧象六玉蚪拖霓旌驛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驥乘扈從
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車騎雷起般天地動先後陸
離離散別追惶惶翁裔緣林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能羆足撲羊蒙鷩
鷔鷩讀書與服志云武冠環鐸無表以青系爲韁加雙闕尾五官左右虎賁羽林
白虎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鷩冠虎賁將虎文綺裏邑歲獻織成虎文此乃所云蒙
鷩蘇詩白虎也孟康注鷩鷩尾也蘇軾羽也蓋得之而善被班文跨壁馬凌三峽之危
注認甚郭景純以純爲辭亦失之

登龍臺橫柳觀士大夫之勤畧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輶蹀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歟驚憚懼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墳阤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解怠置酒乎顙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薄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頌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鏘闔齡洞心驟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鄖郢綺縠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嫋都靚粧刻飾便娟綽約柔撓嫚嫚嫋嫋媚嬈弱曳獨幽之淪紱眇闇易以卽削便娟整眉與俗殊眼芳芬惄鬱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縣藐色授魂與心偷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乘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曠萌隸墳塋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初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鯀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轡游乎六藝之圃馳騁乎仁義之途覽觀春秋之林射罿

首兼駒虞弋元鶴舞于戚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翩翔乎舊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鄉風而聽隨流而化翕然典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茂於五帝若此故猶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多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趨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司馬長卿哀二世賦

登陂阤之長坂兮全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隋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饒
饒兮通谷豁兮諺綽泊滅喻習以永逝兮注平皇之廣衍觀衆樹之墮蔓兮覽竹林之
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澗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執信讒不寤
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夏邈絕而
不齊兮彌久遠而愈沫精罔聞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司馬長卿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揭輶舉而遠游
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繼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幃兮
櫂彗星而爲鬢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旛旛以招搖攬橈楫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
杳渺以眩潛兮森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輶畧透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蟠螺蜿蜒
低昂夭矯据以驕驚兮詘折降窮蛟以連卷沛艾赴螭併以怡儻兮放散畔岸驅以屠
頽跼蹠轄轄容以委麗兮綢繆偃寒牀翼以梁倚糾蓼叶奡躍以艤路兮蔑蒙踴躍騰
而狂趨莅颯卉翕煙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霏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

相求瓦折窈窕以右轉兮構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輿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
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元冥而右含雷兮前陸離而後清涼厭征伯僑而役
羣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燭而蹕御兮清氣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綺雲蓋而
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還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其
參錯兮雜還膠葛以方馳騁擾衝蕪其相紛拏兮滂濞決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
龍茸兮衍曼流爛壠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礮轡律兮洞出鬼谷之崛壘嵬礮偏覽八
絃而觀四荒兮竭度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
憲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焉夷時若夔夔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
師西望崑崙之軌涉汎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闔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
閨風而搖集兮兀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紓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巍然白首
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
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沉淵兮殞朝霞嗟咀芝英兮噭瓊華煥侵薄而高
蹠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到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修降兮驚遺霧而遠
逝迫區中之隘狹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元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
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補接此賦多取於遠遊遠遊先訪求中國仙人之居乃上至天帝之宮又下周覽天地之間自於微闇以下分東西南北四段此賦自橫鳳飛泉以正東以下分東西南北四段而求仙人之居急卽成其間未六句與遠遊語同然屈子意在遠去世之沉濁故云至清而與太初爲隣長卿則謂帝若果能爲仙人卽居此無聞無見無友之地亦胡辭乎此邪與屈子語同而意別矣

司馬長卿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官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娛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豈淫而莫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懲之歎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兮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悅悅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皓烈之間間孔雀集而相存兮元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憇憇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徒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

擣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噭吆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棖兮飾文杏以爲梁兮游
樹兮離櫟梧而相擣施瑰木之櫟櫟兮委參差以棟梁時髣髴以物穎兮象積石之將
將五色炳以相噭兮爛耀耀而成光綴錯石之領覽兮象璫瓊之文章張羅綺之帷幔
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
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
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貢臙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
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縱橫舒息悒而增歎兮蹤履起而彷徨渝長袂以自翳兮
數昔日之誓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床搏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忍
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迢迢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
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昇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
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雨潛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
年歲而不敢忘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
命使西征隨流而撲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驍定筭存印畧斯榆舉苞蒲結軌

遷轄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神先生之徒二十有八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
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蠻三年於茲
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暗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
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卽夫祚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
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耶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余尙惡聞若說然
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也請爲大夫龍懾其畧蓋世
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
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是也昔者鴻水勃出氾濫衍溢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澠沉瞻留東歸之於海
而天下永甯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膝膚無胈膚不生毛故休
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蹕拘文牽俗循誦習傳
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闡讀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騁乎兼容并包而勸思乎
參天两地且詩不云乎昔天之下莫非王土車土之濟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
之外浸溥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

社靡有闢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
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
不享幼孤爲奴虜係累號泣內向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
其所今獨曷爲造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鑿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
北出師以討盜湖南馳使以誚勤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
計故乃闢沫若徵鮮狗鑄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靈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
駕使疏逖不閉智爽闡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
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末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
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
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有鶴鵬已翔乎應廟而躍者猶視乎城隅悲夫於是
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歎所以準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室此鄙人之所願聞也
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啟閭扉徒因遷延而辭退

司馬長卿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遂嗣者風聲紛綴感懷

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惟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制改爰周郅隆大越行成伯父董培先生云成卽成王也下云雖梁父登泰山卽管子所云成王封泰山

禪社首

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

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順理易繼也是業以隆於襁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肅按此處文則狹小成王而夸莫實則謂古聖蓄誠之道易遵易繼今舍之然猶躍梁甫登太山建顯號而更爲浩侈則難以遵繼古聖所未爲而今欲過之可乎

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勿濫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霖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森逝爾曠游原迴闊泳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闡懼回首面天然後固驕虞之珍羣激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于庖犧雙餚其抵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韻於沼鬼神接靈圉賓于閒館奇物誦詭倅窮變欵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恧乎進機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諱諸夏樂貢百蠻執督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液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

山梁甫設登壇望幸蓋子伯父蓋堯先生云師古曰蓋發語辭

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蓋三神之歎缺王道之儀羣臣應焉或謂且天爲質

伯父

有且毛傳云

周易

且此七

且

開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

蓋堯先生云周易且此七且開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

有且毛傳云

周易

且此七

且

開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

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世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

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缺也願陛下全

之而后因雜繪紳先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

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據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盡英聲騰

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

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鑒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

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漑何生不育嘉

穀之穗我稽曷蓄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偏之汜布溝之萬物配饑懷而慕思名山

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面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旣旣穆

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

遊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與

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煌正陽顯見覺寤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論以封巒披執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首厥遺此之謂也伯父臺塲先生云封禪文相如創爲之體兼賦頌其設意措辭皆翔璽虛無非如湯班之徒誕妄貳譏爲華實之文也通體結構若無畔岸如雲興水溢一片澤茫駁混之氣觀揚班之作而後知相如文句句欲活

古文辭類纂六十七終

楊子雲甘泉賦

惟漢十世將郊上元定泰時雍祁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郵胤錫羨拓迹開統
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鈞陳使當兵屬堪輿
以壁壘兮稍蔽轡而扶轡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轡而軍裝蚩尤之俗帶干將而秉
玉威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轡兮奔駭雲迅奮以方轂駢羅列布
鱗以雜沓兮儻儷參差魚頽而鳥晰翕赫智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燦以成晉於
是乘輿兮登夫鳳皇兮而騎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蠖呴綯縵灘岸穆纏帥爾陰閉靄
然陽開騰涓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旄郅偈之旛旛也流星旄以電炳兮咸翠蓋而鸞
旗屯嵒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駸駸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駛遺風凌高衍之
巒崿兮超紆謫之清澄登棟樂而祖天門兮馳闔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天甘泉也迺
望通天之繹繹下墜潛以慘慄兮上淇紛而相錯直燒_岸以造天兮厥高巒而不可乎
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夷於林薄攢并闔與芟蕘兮紛被麗其亡鄂崇邱陵之殿
識兮深溝峩巖而爲谷遷泮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闢池靡乎延屬於是大夏雲譎

徒徊徊以徨徨兮魂魄眇眇而昏闇據輶軒而周流兮忽墮北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蕙兮璧馬犀之璘璠金人仡仡其承鑄鑄兮恢巖巖其龍鱗楊光耀之燎彌兮垂景炎之
忻忻配帝居之懸圃兮象太乙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擲北極之鵠鷗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纏縕於袂振雷鬱律於巖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蟻蠍而撇天左櫬檣而右元冥兮前燭闕而後應門蔭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蟠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穆流於高光兮溶方呈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璇玲抗浮柱之飛棟兮神莫莫而扶傾闕間其寥廓兮似紫宮之蟠嶧聯交錯而曼衍兮峻嶧魄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粉蒙龍以根成曳紅采之流離兮聽翠氣之苑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漢書亡國字無是肅乎臨淵迴奐肆其礪駿兮破桂椒而鬱移揚香芬茀以穹窿兮擊薄櫨而將榮華咷勝以根批兮聲駢驪而歷鐘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帷翩弭其拂汨兮稍暗暗而覩深陰陽清濁鴟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剖岡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駢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灣璇題玉英蠻蜎漫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求索偶臯伊之徒冠論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章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

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喻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紙
之臺建光耀之長旛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眾車於東
阮兮肆玉軒而下馳漂龍淵而過九垠兮窺地底而上迴風澑澑而扶輶兮鸞鳳紛其
銜裝梁弱水之灘漫兮躡不周之逶迤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
女亡所眺其清瞻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懷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於
是欽柴宗神燎烹皇天招搖太乙畢洪頤樹靈旗椎蒸昆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
流沙北橫幽都南燭丹崖元墳獻觴拒鬯汨淡肸蠁豐融懿芬芬焱鳳黃龍兮燭訛
碩麟選巫咸兮叫天闢開天庭兮延羣神儕暗嚮兮降清壇瑞樓櫓兮委如山於是事
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樽兮偈棠梨天闔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譜登長平兮雷
鼓鑿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千胥德兮麗萬世辭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
升降列施單堦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嶧嶧巒岫洞無厓兮上天之絳杳旭卉兮聖
皇穆穆信厥對兮祿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迟迟兮輝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
孫孫長無極兮

楊子雲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塗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勤崇垂鴻發祥隕社欽若神明者

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奔
星之流旛彊天狼之威弧張燁日之元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轔鳴洪鐘建五
旗羲和司日顓倫奉輿風發颺拂神騰鬼雄千乘霆亂萬騎屈轎嘻嘻旭旭天地凋颸
簸邱眺巒漏渭躍涇秦神下轡跖魂負診河靈燭踢爪華蹈襄說文爪亦乳也徒反爪
諸兩切乳持也故蘇林注此賦云掌據之是即持乳之義不得謂卽掌字也水經河水
下謂注引掌華蹈襄蓋以音近而相承失記久矣襄漢書作貞然郊祀志及史記封禪
書並作襄山此文與襄賜協故知卽襄爲正音字誤也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旣鄉五位時敘納緼
元蕡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乎介山蹉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
門灑沈齧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瀨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遊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
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眠隆周之大寢泊低回而不能去兮行晚陵下與
彭城濱南巢之坎坷兮易幽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嶺嶠雲窮氣而來
迎兮澤漫渺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謐兮滄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
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無雙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波曾何足與比功
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繼之以羣龍麗鈞芒與驂蓐收兮服元冥及祝融牧衆神使式
道兮奮六經以擅領輪於穆之輯熙兮渦清廟之離離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二皇之高
蹤既發輶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上林之末有遊乎六藝之囿及翬翔書圃之語此文法之借行遊爲喻言以天道爲車馬

何必遙歷山川以爲觀覽乎

王之途

揚子雲羽獵賦

羽獵漢書注家不甚詳惟晉語郤虎被羽先升車昭注云羽鳥羽

也大司馬職鄭注號名者微識所以相別在軍象其制爲之被之以備死事東京賦薛京注揮爲肩上絳如燕尾者也以在肩上故曰羽

赤羽如月赤羽如朱然則羽者微識耳以其似羽赤羽也賦注內羽騎營營手分殊事則其取相別識之義明矣

孝武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敷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固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固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尊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溟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驛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瞻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供禁籞所營尚泰夸麗詩謂非泰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

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

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三五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元宮富既與地乎侔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翼楚嚴未足以爲參乘挾二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廢廟涉三皇之登闕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元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犧興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惟岱於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元冥之統乃詔虞人典禋東延昆鄧西馳闢闢儲積其備戍卒夾道斬棘驅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鷗鷺章皇閭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落三嶺以爲司馬園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責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鎧鐸而羅者以萬計其餘何垂天之翠張竟野之朱竿曳鱗星之飛沉青雲爲紛虹崛爲繩屬之平昆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滌與與前後要遮櫬檜爲闔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傍路微車輕武鴻銅綰纖殷毀夥軫被陵緣峽窮覽之極遠者相與遙乎高原之上羽獵營營昈分殊事續紛往來輜輶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朝始出乎元宮撞洪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旄星之旆露靈烈缺吐火施鞭萃儻流溶淋離廊落戲八鎮而開關按將猶時已先合開天子之至乃復開關入之然後縱獵飛賤妻師吸

白鳩先生云易列其黃列即今製字

驃清率鱗羅布列橫以龍翰春秋踰入西闔切神光望平槩徑竹林蹊蕙圃踐蘭唐
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帥搏虎之餌從橫膠轄森拉雷麗騎驛澗
澗旭旭天動地吸羨漫半散蕪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慷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驍嗜
奔欲拖倉猶跋犀蹠躡浮麋斷巨獮搏元猿騰空虛距連卷踔天蠣嬪澗門莫莫紛紛
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及至薦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羆蒙龍蟠飛屨般首
帶修蛇鈎赤豹牽象犀蹠轡阮超唐跛車騎雲會登降闇萬泰華爲旒熊耳爲綬木仆
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別告

羿氏控弦皇車幽輶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闢徙陣浸淫營部曲隊
堅直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
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羈梁陽追大寶出一方應駕聲擊流光
野盡山窮戛枯其雄沈沈溶溶遙曠乎絃中三軍芒然窮兀罔與賣觀夫剽禽之繼
蹠犀兕之橫觸熊羆之掣擗虎豹之凌遲徒角槍頸注城竦聲怖魂亡魄失觸輻闢
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邱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
池澗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墮珠和氏恒爍其陂玉石碧峯眩耀青熒
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元鸞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闢闢鴻雁嚶嚶羣嬉乎其中

噍噍昆鳴鳲鷺振鶯上下砰礪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
巖排砦薄索蛟螭踏犧獮據龍蟠挂靈鷙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自有
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華乎鴻生鉅儒
俄軒冕紳衣裳修眉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車於北狄武誼動
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閭口後陳廬山羣公長伯
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
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渝也方將上獵三靈之光下決醴泉
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爵之林奢雲夢侈孟諸章華是靈
臺罕徂離宮而輶輶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巨乎農桑勤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
恐貧窮者不偏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
固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罿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醻
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勸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睦之徒立君臣之節
崇聖賢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驛也因迴轉遷衡背阿房反未央

楊子雲長楊賦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山西自襄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

羅網罝罘捕熊羆豕虎豹狡獰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輪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遷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厚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夔斜極藏薛而爲弋紓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跨陸錫戎獲胡搢熊羆拖豪豬木擁槍檠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歷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元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非人主之急務也蒙鶩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爲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窶竈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靡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闢橫鉅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撕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鞚生蠻雖介胄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謂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

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繩衣不敝革韁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璫珥
疎珠瓌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
增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眦鬪
讎相亂迺堪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安整其旅乃命驃衛汾云拂渭
雲合電發森騰波流機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轔轔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孽遂
蹠乎王庭驅橐駝燒燭齡分勢單于磔裂屬國夷阨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尾輿廝係累
老弱吮舐晵督金鏹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頸樹領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
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
鄰絕黨之城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躋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
邊城之炎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
普天所齊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椎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
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興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
狡獸校武票食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譖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
當以爲此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輶日未驛旆從者彷彿
勦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稷工

不不樹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憲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
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韶磬之和建碣石之虞桔隔鳴球棹八列之舞酌允饌肴樂
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勸若此故眞神之所勞也方將俟
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太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
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詩詡衆庶盛教得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
咫尺而離莫辨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稱其王侯晉木畢
墨卿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發嘵廓然已昭矣此謂
微雖老父

楊子雲解謠

客論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折人之珪
爵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疋紓青拖紫朱丹其戰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
朝與羣賢同行歷令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盡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
如瓊星舌如電光一縱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元五千文此技葉扶疎獨說十餘萬
言探者入黃泉禹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鸞給事黃
門意者元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丹朱吾戰不知一

跋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綱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皆翼屬翻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營以業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顏顏而取世脊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墮左東海右渠搜前播山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微以糾墨卿以鑽鉄苟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虛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羅翼咸齊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維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遜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鳥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弱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搘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何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騁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攜帝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奪其筆空隙踏瑕而無所謂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黃非甲科行

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
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擇華
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消爰靜遊神之
庭惟寂惟冥守德之字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竭巢而笑
鳳凰執蝘蜓以嘲龜鵠不亦病乎子徒笑我元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遭灾跗扁鵲
悲夫客曰然則驛元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元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脣
搃鬚免於徵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微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富也蔡澤
山東之匹夫也顙頷折頸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擅其咽吭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
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輶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興中國
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
君臣之儀德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鄙漢權制而蕭何法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
虞之冊則辟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移
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賦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秦
山響若紙匱雖其人之驕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
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蕭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藥於南山公孫劍棄於金

馬驥騎發跡於祈連司馬長卿齋嘗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憤誠不能與此對子者蓋故默然獨守吾太元伯父龍鳴先生云雄偉端麗後人於此不能復加快哉或成名爲說范睢蔡澤蕭何留矣前後再音之而義別非重複也未數句言人之取名有建功於世者有高冠者又有以放誕之行使人驚異若司馬長卿東方朔亦所以致者今過不能建功退不能高隱又不肯失於放誕之行是不能與數子者並惟其皆以成名耳
蜀若既者以狀其聲名之盛文選及說文引之並作聲爽舊作雷古字羅也說文巴蜀名山聲音之旁著欲洛陽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而阜陽又有話曰秦漢陵冢曰略然則此李作氏音承旨切或作隣音丁趙切告本說文讀皆可通

揚子雲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善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昧期於合口工疊韻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闇意眇指獨馳騁於有無之際而陶冶大鑑旁薄羣生思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暨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愈若夫閔晉崇謙幽微之筆蓋雖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昔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蚌鱗鷗之將登乎天必攀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盛舉而上升則不躋城膠葛騰九霄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極泰山之高不噓燒則不能燭澗雲而散敵悉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繇羲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試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燭

鴻烈而章緝熙薰胥靡爲宰寂寞爲戶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
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
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徵追趨逐著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渝六莖發
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夔人亡則斤石
輶斤而不敢妄斷師曠之調鍾嶽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
聃有遺言質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楊子雲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鳴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譏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淑周楚之豐怨兮
超旣離虞皇波因江潭而澁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
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纍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
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櫟檜以爲綦纍初
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纍資妍娃之珍髢兮鬪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階兮峩鸞
鵠之能捷驕驂驅以曲轡兮驂驅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蝦歎擬而不敢下靈修
旣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芝茹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芳酷烈而
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嫭之嫉妬兮何必

鷗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竦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鷗焜煌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領而喪榮橫江湖以南澣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臘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根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幅之費椒硝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逮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纍既化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鶻鵠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乘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輶之旛旛兮望昆仑以穆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邱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羣八龍之委蛇臨江瀨而掩涕兮何有尤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歎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邐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潤漁父之餌歐兮絜沐浴之振衣乘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接恰唱咽望溪宗伯所論最得子雲用意深處

辭賦類八

古文辭類纂六十九

班孟堅兩都賦并序伯父董塲先生云凡所舉典於建國之規皆得其要贍而不機詳而有體即班氏之史材也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鳳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按漢武帝前本有中大夫此是在首中官也大中大夫必中大夫之臣者故稱大也中大夫武帝後改爲光祿大夫其秩比二千石則董生爲大中大夫時其秩或中二千石或比二千石也其後大中大夫蓋不復內侍但屬光祿勳其秩僅千石反小於光祿大夫矣此必昭宣以後之制百官表未詳言其升降但云秩千石則非公卿大臣而賈生自中大夫爲長沙傳亦何爲降黜乎此實非舊制据孟堅此序足知表之闕闕矣又仲舒傳但云爲中大夫不云爲大中大夫亦是謬也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易則故皇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缺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

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瞻顧而
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矚折以今之法度辭
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於都河洛矣輒而弗康實
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顧賓攬懷舊之蓄念發思古
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
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襄斜龍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
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
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
春建議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啟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睇秦嶺瞰北阜挾灋
澠據龍首圖皇極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
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
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闕城益郭旁流百塵紅
塵四合烟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
肆侈於姬姜卿豪曲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驚乎其中若乃觀

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跳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城綏冕所興冠
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選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
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
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尚洛緣其隈鄂杜濱其足源泉蘊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
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嶺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
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
塍剗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橫渭
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圓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線
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
之馬黃丈之犀條枝之鳥蹤峴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
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瓈材
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驥雕玉碩以居櫨裁金璧以飾璫
發五色之渥彩光爛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虡
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啟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
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宜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

盤崔嵬降烟燭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晏後宮則有液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寢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臺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輝含英懸翠垂棘夜光在焉於是元墀卽砌玉階彤庭硬檻綵琳瑯青瑩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帳纏綺組繡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虛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周時天子在廷不在堂惟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雖言治事之所曰朝耳漢時議事亦在廷中與古同異於古者皆坐而非立也其朝堂蓋本爲大臣所次止略如古之九室前漢書內不見朝堂事如霍光傳霍立帝固在廷也至後漢則陳球譖竇太后事袁安籠北單子事並在朝廷矣而熹平四年議歷則又在司徒府廷中似議人少則在堂人多則在廷耶以東京之事推之西都或亦然耶此廟堂蓋以南向在殿廷外偏東故西京賦云朝堂承東非如後世朝房之制也而班云左右廷中者自指百僚位言之非朝堂有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欽悌蕩亡奏之毒蠶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蕭何注引孔叢子功善者其中和樂職宣布詩作贊一之歌功德譽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楷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治聞啟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此二句乃賦郎署儒林博士弟子甲科爲郎中故云總禮官之甲科也其廉孝一途則若王吉京房俱以孝廉爲郎中也郎遷略盡於此二句

虎賁贊衣

贊去即漢衣古稱也其在閩尹闢寺陞載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鈞陳之莫則少府侍中之職

卒清也周廟徽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參彌明光而且長樂陵千列也

磴道而超西墉棍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噓曉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歛高臨乎未央經鵠蕩而出駛姿洞穴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鑾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天半虹霓廻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僨狡猶慴盼而不能階攀并幹而未半巨眩轉而意迷捨檻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悅悅以失度迤邐途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徯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窪而不見陽拱飛闕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濤濶濫瀛洲與方壇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蟠崕金石崕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琰之混濁鮮顯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駿五利之所刑歷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嘗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面因茲以威戎夸秋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島韶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鬪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罿網連絃龍山絡繹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轡興備法駕帥羣臣拔飛輦入苑

門遂櫬鄙歷上蘭八師發逐百獸駁震震燭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
躡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鎗鋒要缺道縱鳥驚觸絲獸駁
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心必疊要廳砲紛紛硝綴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
逝赤勇士屬猿狹矢木豺狼鼴竄爾乃移師趨敵前蹈潛機窮虎奔突狂兕觸蹠許少
施巧秦成力折掎但狡扼猛噬脫角坐眡徒搏獨殺抉師豹拖熊鷗犀獞頓象羆超
迴攀越峽崖巒巒巖巨石頽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
之館歷長堤之彌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
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輶騎以行庖膳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辭饗
賜勳勞逸齊大輶鳴鼙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
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芳草波堤蘭茝發色嗟猗猗若瓊錦與布繡爛耀乎其陂元
鵠白鷺黃鷺鵝鷺鷥鷗鷺鷩鷮鷯鷮鷮鷮鷮鷮鷮鷮鷮鷮鷮鷮鷮鷮鷮鷮
後宮乘輶輶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浮櫂女謳鼓吹震聲
激越聲厲天鳥羣翔魚竄漏招白閒下雙鵠渝文竿出比目撫鴻量御矰繳方舟並驚
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博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嶺東薄河華西浸歧雍宮館所
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歸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遊童之懼諤第

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
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雖按王嘉傳會氏軍氏商循族世之所鑄工用高曾之規矩
祭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
舉也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
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
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民故婁
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
睹顧曜後嗣之未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大清以變子之
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
無完柩邪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
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闢坤珍披
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
都河洛紹百工之荒屯因造化之靈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
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勸乎三五豈持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

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恭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中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三雍字見後漢書趙壹傳

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蹠揚世廟正于樂神人之和允治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輶遵皇衛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者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廷神麗者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瀨藻以潛魚豐圃草以疏獸制同乎梁鄧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驕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銙華鐘登玉輶乘時龍鳳蓋棽麗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獲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兀戎竟野戈誕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爍生風飲野歛山日月爲之奪明邱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

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勤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代鼓申令三驅輕車霆微騎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瞑食鹽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後車已實樂不及盤殺不盡物馬蹏餘足士怒未渫先驅復路復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揚旛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備仰乎乾坤參衆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濱河源東濱海濟北動幽崖南曜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騎水慄奔走而來賓遂殷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寶千品旨酒萬鐘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銅管弦陞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儕休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歎浹羣臣醉降烟煴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觀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捐乘輿之服御抑官商之淫樂典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兀恥纖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

姓滌瑕盡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飭晏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元德謚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誄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稽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平土中平夷洞達萬方幅湊聚嶺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闢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饗然失容巡逡階降憮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予以五篇之詩賓旣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呼揚雄事正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旣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

曰

於昭明堂明堂孔楊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晏饗五位時叙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
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唯神永觀厥成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勸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宜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祈祈甘雨百
穀蒸蒸庶草蕃庶庶惟豐年於皇樂胥

恭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敲浮雲寶鼎見兮色紛耀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
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廟兮於
信精彰皇德兮侔周成元延長兮膺天慶

傅武仲舞賦

楚襄王旣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晏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
之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
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弱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其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
鄭雅異宜弛張之度聖哲所施是以樂記千戚之容雅美躊躇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
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
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間夜兮明

月爛以施光朱火曠其延起兮耀華屋而燭洞房黼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
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軀席之斟酌兮醉其樂康蹠頑和而怡懌兮
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情跳踉般紛拏兮淵塞沈蕩
改恆常兮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妓服極麗始渝致態貌嬾妙以妖疊兮紅頰暎其
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炤耀兮華桂飛鬢而雜纖羅襯形
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唇紓清陽元音高歌爲樂之方歌曰攜子意以弘懶兮
繹精靈之所東弛緊急之弦張兮慢末事之委曲舒恢炱之廣度兮闊細體之奇絳嘉
闔唯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敢泰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
操奏均曲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刼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
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其少進也若羈若行若竦若傾
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颺搖合井鶴鵠燕居拉摶鵠鷺綽
約閒靡機迅體輕恣絕倫之妙悲懷慙棄之潔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
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還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噴息激昂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觀者
增歎諸工莫當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培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誇起眄
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擣齊行列經營切儻彷彿神動廻翔竦峙擊不敢策

踏不頓趾翼爾悠往闡復輶已及至回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附跔摩趺紆形赴
遠灌似摧折纖縠蛾飛紛杳若絕超逾鳥集縱弛殲歿螭蛇嫋嫋雲轉飄習體如醉龍
袖如素蜺睞瞰而拜曲度究畢遷延微矣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晏
夜命遣諸客擾擾就駕僕夫正策車騎並狎龍崔逼良駿逸足踰捍凌越龍驥橫舉
揚鑣飛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或有蹠埃赴轍霆驟電滅蹠地遠羣闢跳獨絕或有宛
足鬱怒般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爲逐末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綏急
車音若雷驚驟相及駘漠而歸雲散城邑天王燕胥樂而不汎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
哉游哉聊以永日

古文辭類纂六十九終

張平子二京賦

有懸虛公子者心奓體恢雅好博古學乎舊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尠於歡勞則福於惠能違之者寘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強周卽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恒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與請爲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爲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蠶原高掌遠纖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龍坂之隘隔闊華成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嵬隱隣轡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鄂欽豐叶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灤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九嶺甘泉涸陰沴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爲地之奧區神臯昔者大帝悅秦穆公而觀之饗以鈎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鶴首是時也並爲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叶以旅於東井婁敬委輶幹非其議天啟其心人甚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

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塙榆天命不滔曠敢以渝
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
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闔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嵬
峨以岌嶪直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帶倒茹於藻井披紅藻之狎獵飾華棲與璧
瓊流景曜之華廡雕楹玉礪櫛桶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櫺右平左城青鎖丹墀刊層
平堂設砌压陳垣崿鱗峋油胡胡切機鬱嶧巒裏岸夷塗修路陵險重門襲固玄疣是防仰
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虞趙橫負筭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曠朝室承東溫調
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嶧崿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輔譲朱雀龍
輿今章譬衆星之環極叛赫戲以輝煌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厦耽耽樂宮正殿其殿
名大夏董卓傳注引三輔舊事云漢置祠人長樂宮大夏殿前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闌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常侍與謁者皆士人息夫躬傳有中常侍宋弘董賢傳中有常侍王閼李
無定制其寺人之謁者若高后紀中謁者張釋卿是也然灌嬰亦名中奉命當御外有謁者則士人爲常侍謁者並可加中字顏監謂加中字爲闇亦非也奉命當御外有
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殿更之署徵道外周千
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畫植鐸懸厭用戒不虞從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
香鳳凰鶯鶯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節織縵臺以藻繡文以

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爲爛金祀玉階彤庭輝輝珊瑚琳碧瑤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宮降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於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窟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蟬所末見以上賦城內宮殿以下賦城外離宮獨舉甘泉建章者以帝常居此也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

心猶懸而未攢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覓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而爽墳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墻覽以高居通天訥以竦峙徑百常而茟擢上辨華以交紺下刻階其若削翔鶴仰而弗逮况青鳥與黃雀伏樞櫨而類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翽翥於甍標咸翔風而欲翔闕闈之內別風嶠嶭何工巧之瑰瓊交綺豁以疏寮千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岩岩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嶧遊極於浮柱結重礪以相承累層構而遂躋望北辰而高興消寥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徵瞰宛虹之長晷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闕而仰眺正觀瑞光與玉璫將乍往而末半休悼慄而聳兢非都廬之輕撫孰能超而究升駢娑駘蕩漾昇桔栱粉詣承光暎眾庭豁增桴重棼鐸鐸列列反宇葉葉飛檐轔轔流景內照引曜

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闢旗不脫局結駟方斬櫟輻輕驚容於一屏長廊廣廡連閣雲
蔓閨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逾延望辟窟以徑庭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
塞產以極壯燈道邇倚以正東似聞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析而內外
潛通前開唐中瀦望廣濠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昈昈乎以弘敞清
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晶曜下斬鐵以齒鼯長風
激於別隱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海若遊於元渚鯨魚失流而
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樂大之貞固立修革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蕊以朝
餐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
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市風俗則以下城則旁開三門參釐夷庭方軌十二
街衢相經壘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弛隊木衣綺錦上
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鑄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衢帶闔旗亭五重
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瓊貨方至烏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
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弊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
奢乎許史若夫翕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
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已擬跡田亡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

陽陵之朱絲悍炬如虎如龜睡瞞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汚而公孫

誅若其五縣遊蹕辨論之士街談巷譎彈射臧否剖析毫釐骨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

惡成瘡痏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輶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

輶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以下袖
離宮苑園百四十五右極繁厓并卷鄂鄂左

暨河華遂至虢土音注右扶風有虢縣非是此當引地志宏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

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縣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

物斯止象島翩翻羣獸駭駛散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

於何不有木則縱栝櫻楠梓棫梗楓嘉卉蘿叢蔚若鄧林攀蘋蔓葑穠爽櫟櫟吐葩燄

榮布葉垂陰草則歲莎菅蒯薇蕨荔荔芳王翦商臺戎葵懷羊茱蘚蓬茸彌臯被岡篠篠

敷衍編町成簾山谷原隰決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元附周以金隄樹以柳杞豫

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蒙汜其中則

有龍鼈巨鼈鱣鯉鰐鯉鯈鱗鱗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鸕鷀鴟鵰鷹鵰

鴻鵠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雁門奮隼歸鳬沸卉輒旬象形殊聲不可勝

論於是孟冬作陰以下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蟻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籬林薄鳥異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

彼巖固之中前後有無垠鐸虞人掌焉爲之營城焚萊平場柞木煎棘結置白里澠杜蹊塞廢鹿麇廢駢田偏仄天子乃驚雕軒六駿駿載翠帽倚金駿弁玉纓辟註弁馬冠正用此言服皮弁以獮耳豈馬冠乎遺光儻爚建元戈樹招搖何義門改戈爲戈云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晉杓云外道北斗也一名元戈然元戈又見馮融廣成頌似非誤樓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旛霓旄葢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趙屬車之漢載鑑羽旛匪惟玩好猶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質俟實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鬪被殷禁禦不若以知神乘飄魅魍魎莫能逢旃補皮此六句謂旃頭陳虎旅於飛廉正疊壁乎上繭結裙曲整行伍燎京薪驕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迺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韁齡唯旰跋扈光炎燭天庭貫聲振海浦潤渭爲之波盪吳岳爲之陁堵百禽惶遽驟翟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闕幅不邀自遇飛罕畫箭流鏘擢矢不虛舍鋒不苟躍當足見礪值輪被轢傳禽驚獸爛若磧磧但觀罿羅之所罿結竿父之所罿羈义族之所罿捕徒搏之所撞捲白日未及移晷已綈其十七八若夫游鶴高翬絕阤蹠斥鷀兎聯幾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檣擊於罿下韓盧噭於綠末及其猛毅髮髻黑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仇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傳朱鬚鬚髮植髮如竿袒裼執手躋躅盤桓鼻赤象圈巨齒據佛眉批蘆縫揩紺落突轉蕃梗林爲之驛

拉橫叢爲之攢殘輕銳彌狡趨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嶽獵昆崙杪木本擾漸猢超殊櫟櫟飛鼯是時後宮髮人昭儀之倫當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臯樂北風之同車盤於游牧其榮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窮墨延邪睨集乎長塲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閱數課衆寡置瓦擺柱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貢功三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鞭升觴舉燧既醴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魚夥清醑發皇恩沛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疲巾車命駕迴旆右移水娘娘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始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醉飛龍礪不特往必加等於是命舟牧爲水娘浮鷺首翳雲之乘春葆建羽旗齊拽女轡櫂歌發引和悅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濱懷湘娥鸞螭蟠蛟蛇然後釣飭體纏腰鰐控紫貝搏著鰐投水豹網潛牛澤虞是豔何有春秋撻滻澗搜川演布九罿設罿罝餌飾殄水族蘋藻拔蜃蛤利逞欲畋斂效獲廣闊寥寥浪乾池澗蚊上無逸飛下無遺走獲胎拾卵舐蠍盡取水桀今日追恤我後既定且嘯焉知傾隨以下破大懼幸乎平樂張甲乙而翼翼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夸靡臨迥望之萬場程角觚之妙戲鳥獲扛鼎都廩尋橫狹燕濯質突鋸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繩上而相逢攀樹峨峨巒巒參差神木區草朱實離離結會仙佩戲鈞舞爛白虎鼓瑟蒼龍吹簫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蟠蛇洪淮立而若龍被毛羽之威

禮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觀陸重閣舞石成霞礎澗澈而增響磯確
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爲曼延神山崔巍歛從背見熊虎升而架攫猿狹超而高援怪
獸陸梁大辟駿蹠白象行孕垂鼻驕龍海鷗變而成龍狀跪蹠以帷帽舍利臘閱化爲
仙車驅燭四鹿芝蓋九葩蟠蛇與鯨水人弄蛇奇幻驚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奇
冥蓋地成川流涓通溟東海黃公赤刀專祝冀縣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勢於是不售
爾乃建旗車樹修旛儀備逞材上下雄赳突鋒投而跟壯鬪殞絕而復騎百馬同轡驍
足並馳橫末之技慙不可彌彆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於是衆變盡心醒醉以下
燕遊
色盤榮極忙懷幸陰戒期門微行娶屈降尊就卑懷廟藏拔便跡閨闥周鞭郊遂若神
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爲貴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嬪婉促中堂之娛坐羽觴行
而無算秘舞更奏妙材驍伎妖蠻夫夏姬夷聲暢於麻氏始徐進而贏形側不任乎
羅綺嗚謂此而卻轉增嬪娟以蹠步紛縱體而迅赴若鬻鶴之羣罷振朱屣於盤博奮
長袖之颶纏要紹修憇麗服麝青昭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蔚十四
嬪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衛研興於鬢髮飛燕籠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歛極
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媿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俟許趙氏以
無上恩數宣於有虞王閼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

爲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期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峻周固
襟帶易守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而驛烈彌茂鄙
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增髮鬚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觀此何異於殷人屢
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歟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
四海而爲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獨儉嗇以離觀忘蟋蟀之
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與蒙竊或羨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慚然有閒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庸受貴耳而賤
目者也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穆
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聚是非近於此惑也固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
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擣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
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已若乃構阿房起甘
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大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虐
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採悵黠首豈徒蹈高天躋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
蹠以就役惟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行
天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繼子興於軼塗因秦宮室

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末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捐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日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西漢本以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及光武建武十九年又尊宣帝曰中宗故並曰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祗昔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觀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嚴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廻行道乎伊闢邪徑捷乎轔轔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輶流鐸以大峴溫液湯泉黑丹石繡玉餽岫居能釐三趾處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界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田公初基其繩則直莫宏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巨猾間竄竊弄神爵歷載三六倫安天位於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

也重矣我世祖欲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鐵四七共工是除槐檜旬始羣凶靡餘

區宇又尋思和求中奉哲元覽都茲洛宮日止日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

岱勒封與黃比崇述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

崇德在南宮見察憲傳
光武時本有故曰新德

陽發在北宮見靈紀明帝哲立故曰乍南北宮相距三里等
綜註乃云崇德宮在東德陽宮在西相去五十步殆是誤也

啟南邦之特闢立擁門之

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辟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

六典之舊章其內則言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飾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

龍芳林

續漢志濯龍閣名近北宮漢註池

九谷八溪芙蓉濯水秋蘭被泽渚駭躍魚

淵游龜鱗永安離宮

續漢志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園觀

修竹冬青陰池幽流元泉冽清鶴鷗秋棲鶴

鶴春鳴雎鳩麗黃闌開嚶嚶於南則前殿雲臺蘇驪安福謬門曲榭邪沮城洫奇樹珍

果鈎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勅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

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

洪池後漢書
知傳作鴻池

清鑿以下皆洛濱水澗澗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

鼈蜃與鯉魚供蒲萄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螭天馬半羣瑰異

詭譎燦爛炳炳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樂儀具經始勿

亟成之不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列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政

頒常平城門洛陽南門也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淮水決

漢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禳禍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
旁戾百僚師師於斯胥泊濟國奉聘要荒求寶具惟帝臣獻琛執費當觀於殿下者益
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鑪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鐸龍輅充庭雲旛拂
覽覽正三朝庭燎皆皆撞洪鐘伐震鼓旁震八鄙轡隱司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
是時稱警蹕已下駕輦於東廟鄭注天子下輶於東廟前者乃謂陵禮若胡則叔孫通傳固云輶出房也此廟字必房字之誤而葬李註皆失
辟冠通天佩玉璽紱皇組冕千將負斧辰次席紛純左右玉几而南面以瞻矣然後百
辟乃入司儀瓣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贊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
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諫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幾詢朝政勤恤
民隱而除其害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靜志作
於約皇則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興臺命膳夫以大饗饗饗浹乎家陪春禮惟醕醑炙
芬芬君臣歡康具醉薰蒸十品萬百己事而踐勤屢省懋乾清風協於元德淳化通
於自然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仄陋開敢諫之直言聘邱園之耿潔
旅束帛之委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元思所以爲虔肅
肅之儀盡穆穆之禮坤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日允矣天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繞

悠以容裔六元虬之奕奕齊驥驥而沛艾龍軒華轡金鎔鏗錫方釤

方鎔薛註語不

服志引秦昆狐臚云鐵磨數寸在馬驥後後有三孔插置尾其中又許慎說文云乘與馬頭上防鎔插以著尾鐵韁象角所必防網羅鎔云之韁按秦詩二說合其制乃明而獨歸馬驥後之後字蓋前字或上字之誤所云左轂鈎膺玉珂鑾聲噦噦和鈴缺缺重轡尾蓋以鐵爲其形耳賦內方字宜讀作防

左

轂鈎膺玉珂鑾聲噦噦和鈴缺缺重

輪貳幡疏軟飛輶列蓋咸美葩瓊曲茲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旗而繁縷立戈迤憂農興

輶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載璫軒重旆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輶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綺

旆委罕九旛闔載轡聲髦被繡虎夫戴驕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驥殺總輕武於

旆陳奏嚴鼓之嘈囉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鉞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

隱隱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迴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爾乃孤竹之

管雲和之瑟雷鼓鞞鞞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櫨燎之

炎燭致高烟乎太一神歆馨而顯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

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權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同時

迭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祿祠物牲辯省設其福衡毛無豚

腯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格來饗神具醉止

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脉起乘轡輶而駕蒼龍介馭聞以剗耜躬三推於天田

修帝籍之千畝供神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兆民物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

陽台射辟雍設業設虛宮懸金鑄袞鼓路設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郎司旌弁夾既設儲乎廣庭於是皇與夙駕輦於東階以須說文輶連車也一却車抵臺爲輶清啓明播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鐸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駕虞奏決拾旣次彫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饗

鑿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驚日月會於龍巍恤民事之勞歟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効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二春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蕩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諒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旣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纊紛迄於上林結徒爲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車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眞舉武士星敷鵝鶴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迹匪疾屏徐馭不讒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興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不窮榮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罷罷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瑣瑣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爾乃卒歲大儻蹠除

羣鴻方相秉鉞巫峴操茆儼子萬岱丹首元製桃弧鞬矢所發無臬飛碟雨散剛彈必
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捐螭魅斬猛狂斬蟠蛇腦方良
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孽魑與罔象暨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懾況魃
惑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探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問
有不趨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者祥終然允淑乘興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
同衡符而一軌量齊急舒於琴煥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
思而懷古俟闔風而西邇致恭祀於高祖既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
成觀豐年之多稌嘉田畯之匪懈勸致賚於九扈左瞰賜谷右睨元圃眇天末以遠期
規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急總集瑞令備致嘉祥閏林氏之驕皮櫟
澤馬與臘黃鳴女牀之檮鳥舞丹穴之鳳凰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
澤洎幽荒北樊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命稽首而來王是
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德平黃軒
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以知足將使心
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玳瑁不簇
所貴惟賢所寶惟毅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懿於斯之時海內同悅日吁漢帝之

德俟其棹而蓋冀美爲難尋也故曠世而不覩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
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烈
光燭狹三王之超越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逆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
嘗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請詳故粗爲審言其梗槩如此若乃流遜忘反放心不
覺槩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
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櫂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
雖萬乘之無懼猶休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輶車獨微行其焉如夫君人者駐蹻塞耳
車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却走馬以焚車何惜驛裏與飛
兎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
山無槎檣畋不虞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
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節此應首純懿忿奸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
替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誘登聖皇於天階景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
今公子苟好勸民以喻樂此應首忘民怨之爲仇也好禪物以窮龍忽下叛而生憂也
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桑裁昧日不顯後世猶怠况初
制於甚泰服者滿能改義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頽牆填酒亂

以收置解罕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衍尤臣濟多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
柝於東西朝顙覆而莫持據按西朝顙覆指王莽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

纂賦之事計失之

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日獲讐於羣弟兮歎金縢而後信覽蒸民之多辟兮畏立辟以危身增煩毒以深惑兮羌孰可爲言已私湛憂而深懼兮思繢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趾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既化兮泯規矩之員方寶蕭艾於重苟兮謂蕙茝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繁驂裏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兮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蔽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辯貞亮以爲鼙兮雜伎藝以爲矟昭綵藻與珊瑚兮瓊聲涼而彌長淹樓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恃己知而華予兮跕鳩鳴而不芳奠一年之三秀兮逾白露之爲霜時亹亹而代序兮嗚可與乎比伉簪姤嬪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阱而臚情文君爲我端著兮利鬯遜以保名歷象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暨二女感於崇獄兮或永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勵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鷗鷺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臯之介鳥兮然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瞽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鶻鶠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挽榮子有故於元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鋪元辰而椒裝且余沐於渭源兮以下晞余髮於朝陽漱飛

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鸞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入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

邱於句芒何道貞之純粹兮去穢累而飄輕登葦萊而容與兮釐雖忭而不傾留瀛洲

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邇兮夕余宿乎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

以爲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陽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羣神之

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之雅徑兮存重華乎南鄰以下哀二妃之未從兮嗣續

處彼湘濱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坡以孤魂愁鬱鬱

以慕遠兮越印州而遊遨躋日中於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泣云

而漏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蘋以下類金

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朱鳥以承旗蹕建木於廣都兮據若

華而躋踏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

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煥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

乎中野以下中央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濡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曾帝

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狂忙憇河林之秦秦兮偉闔唯之戒女黃靈爵而訪命兮穆天

道且焉如日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昧昧其難覆兮疇古謀而從諸牛哀病

而成虎兮雖澤昆其必噬齧令瘞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

其不瞞實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廩王建侈於漢庭兮卒衝恤而絕繕尉庭眉而
郎潛兮逮三葉而遇武董弱冠而司襄兮設王隊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仄而
靡所穆届天以況牛兮堅亂叔而幽主文斷祛而忌伯兮閭謁賊而寧后通人開於好
惡兮豈昏惑而能剖蠶搘識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贈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
對慎遺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梁叟患夫黎邱兮丁厥子而刺刲親所賜而弗識
兮矧幽冥之可信母慈聰以恃已兮思自憂以自珍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
湯鑄體以禱祈兮蒙厖穢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神顆齊以從治兮
鬼兀回以鑿春咎錄邇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桑木寄夫根生兮卉既潤而已育有
無晵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
懾憫而無儔逼區中之噬陋兮以下北方將北度而宣遊行贊冰之磧磧兮清泉沴而不流
寒風淒其永至兮拂宮岫之驪驪元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蟠而白糾魚矜鱗而并凌兮
鳥登木而失條坐大陰之屏室兮慨含歛而增愁死高陽之相寓兮仙顥頃而宅幽庸
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寥寥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縷乎不周以下入地迅蒸燭其勝我
兮驚翩飄而不禁越鎔爛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硠硠經重瘡乎寂寥兮懲墳羊之深潛
近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間呼兮不識蹊之所由以下速燭龍令執

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
饑戴勝愁其既歎兮又謂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妙麗以黛媚
兮增嬌眼而蛾眉舒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襯離朱辱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
獻環琨與琛綺兮申厥好之元黃雖色鑿而賂美兮志浩渺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
並詩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內移如
淑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轡駕而亟行瞻見喬之巍巍兮臨繁河之洋洋
伏靈龜以負山兮亘龍龍之飛掣登闢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爲牀屑瓊蕊以爲穢兮
酌白水以爲漿押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既
垂穎而顧本兮亦更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僚以夙會兮僉
供職而來迓豐隆軒其震震兮以下列缺疇其照夜雲師雖以交集兮凍雨沛其麗途
輶輶興而樹葩兮櫓應龍以服輶百神森其備從兮重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
施容以天旋兮鸞旌飄以飛揚撫輶軛而還睨兮心勺灑其若渴乘上都之赫戲兮何
迷故而不忘左青璫以韞芝兮右素威以司鉅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平元冥屬真
伯以函鳳兮澄澳泓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佩之闔闔涉階書而升遐兮浮蟻

蠟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邇叫帝闢使闢罪兮覩天皇於瓊宮聆廣樂
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形形粵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
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客吟日念哉既南盪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翶翔出紫宮
之肅肅兮集太始之圓闔命王良掌策駒兮蹕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
之芒芒彎威弧之扳刺兮射嶠峩之封狼視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乘天潢之
汎汎兮浮雲湧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剗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迺皇僂蹇天
矯婉以連卷兮雜沓叢頓遞以方驥轔汨闕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颺凌驚
雷之硠硠兮弄狂電之淫淫躡鼯鴻於寢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
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類毗兮臨舊鄉之暗萬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魂眷眷
而屢顧兮馬倚轍而徘徊雖遊娛以倫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闔闕兮降天途乘轂忽
兮馳虛無雲菲菲兮純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纊連翩兮紛暗曖愴惄眩兮反常闊收
疇昔之澁豫兮卷涇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奧以燦爛兮美
紛絢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麗兮遊坦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墨兮歐儒墨以爲禽玩陰
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徵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蓋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
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譽兮懼余身之未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默無

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日天長地久歲
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
舉遐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客不飛松喬高時孰能離結帶遠遊使心憊迴
志竭來從元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古文辭類纂七十終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有序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
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激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歸然獨
存意者其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
予客目南歸觀藝於魯觀斯而咍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
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緒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
而作京敷皇極以創英協神道而大寶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
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
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巖嵬巍巒崿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
倜儻豐麗聳敞洞轉頓兮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羣瓊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
崛岦乎青雲鬱岧北以嶠崿而繪綾而龍鱗汨礧礧以璀璨赫輝輝而炳坤狀若積石
之鏘鏘又似下帝室之威神崇墉固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揭於閭閻方二
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盼東西周彰形彩之飾徒何爲乎滿

瀟瀟汗流離爛熳皓壁曉曜以月照丹柱歛絕而電烻霞駛雲蕭若陰若陽灌薄燐亂
煌煌煌隱陰夏以中虛寥寥以畔燄汎熁熁以燭間簾蕭條而清冷動滴灑以成
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眩暎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瓊與璧英遂排
金屏而北入宵鵠藹而曉寢旋室便娟以窈窕洞房叫空而幽邃西廂躡踏以閑宴東
序重深而奧祕屹鏗暝以勿罔屑鱗翳以懿渾魂悚悚其驚斯心惻惻而發憤於是詳
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趨天上憲天曠懶偏倚雪起嶽岑離樓三閒四表八維九隅萬
楹叢倚磊磊相扶浮柱崛嶧以星懸漂嵯峨而枝柱飛梁偃蹇以虹指揭彌邇而騰淡
層巒礧併以岌峨曲折委紺而環甸芝栱攢羅以戢矛杖掌杖抒而斜撲傍天蟠以橫
出互勦糾而搏負下昂首以璀璨上崎嶇而重注捷獮鱗集文離分赴縱橫驛驛各有
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疎圓淵方井反恒荷渠發秀吐榮菌苔披敷綠房紫的窟
窓垂珠雲葉藻棁龍桷彫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擎以梁倚乞奮脣而軒轡虬
龍騰驥以蹶螭領若動而踴躍朱鳥舒翼以時衝騰蟠螺蚪而繞樞白鹿子峴於櫛櫛
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跔伏於樹側狡狹攀椽而相追元熊蟬蟬以斬斷却負載而蹲
躋齊首目以瞻眄徒眠瞓以眴眴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俠欺獨以鶻脫顧
顚顰而睭唯狀若悲愁於危處慘頓蹙而含悴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窺窗而下視忽

瞻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麟身女媧蛇驅鴻荒樸畧歎狀睢盱炳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叙惡以戒世善以示後於是乎迴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塗升降軒楹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頤視流星于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杳用力之妙勤非天通神之後才誰能克成乎此動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全元氣之烟煴元體騰涌於陰溝甘露披宇而下臻朱桂黝條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辭曰形形靈宮歸福宮崇紛匯鴻兮則芳巖釐岑岑富巖駢寵噐兮連參偃蹇嵒崿蹉跎傍欹傾兮欵欵幽靄雲覆霏霧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礪根壤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王仲宣登樓賦

登茲樓以西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寬廣挾清草之通浦兮
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阜隰之沃流北彌幽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
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浙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
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慙軒楹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
高岑路逶迤而脩迺兮川既濛而濟深悲舊鄉之望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
陳兮有歸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屢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士兮豈窮達而異
心唯日月之逾邇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驕力櫂匏瓜之徒懸
兮畏井渫之無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置風蕭瑟而興兮天慘慘而無色
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間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
意忉怛而惄惄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馬茂先鶴賦有序

鶴鶴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潘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
順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甚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鷺鷥鷗
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齒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
罿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

云爾

何造化之多瑞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翮羽之陋體兮無元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於俎味屬鵠過猶餒翼兮尚何懼於羣爵
蒼蒙龍是焉遊集飛不覩屬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苟蘭勤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兮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勤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鵠鶴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頭鷄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鳴與歸鳳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翫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有黷歟而受禡鸚鵡惠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繁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權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罿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客海鳥鳩鷗避風而至絳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瓊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鷯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小大之所如

潘安仁秋興賦 有序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一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
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甯譬猶池魚籠
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林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名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廻薄覽花時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
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土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歸懷慕徒之戀兮
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
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鼯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隕於是
乃屏輕簾釋纖繩藉莞弱御殆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鳴鳴以寒吟兮
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暢而漫微何微陽之短晷兮覺涼夜之方永月
朧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闌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
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乎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悒首而目省班鬢
影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攀俊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
貂之炳炳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
而忘危兮固出生而人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闢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猿

而不履也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歛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臯之沃壤兮輔黍稷之綠稅泉涌湍於石閒兮菊楊芳於崖澗漫秋水之涓涓兮玩遊條之滋滋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何哉游哉聊以卒歲

潘安仁笙賦

河分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絳焉若乃綿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潤以炎陵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器洪纖而短長刺生絳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管攢羅而衣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躍岐峙明珠在昧右衡若垂脩揭內辟餘龠外透斯田振擴徽絲參差於是乃有始秦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室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長鳴笙而將吹先虛嘵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健鬱以怫情終嵬峨以寃謌又迴環而繁沸因孟浪以惆悵若欲紀而復肆惄惄難以奔邀似得放而中置秋淵淒減虺虺燭烟汎淫汜黯雲煙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勇剽急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灑渙衍茸舞既蹈即巾輕飮將搖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擣纖嗣以震幽簧越上然而通下管應吹噓以往來隨抑

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慘亮顧躋躇以舒緩輒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
天歌壤下之纂纂歌曰壤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
以虛誠爲爾乃引飛龍鳴鶴雙鳴翔白鵠飛子喬輕舉明君懷諸荆王喟其長吟楚
妃歎而增悲夫其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嘲嘆譜雍雍喈喈若羣雞
之從母也郁抑琨悟泓宏融裔珪咬嘲嘈嘈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若夫時陽初
暖臨川送離酒酣流漫樂闌日移疎客始闌主人微疲弛絃韻微竭屏簾爾乃促巾
筵攜友生解嚴顙擢幽情披黃包以授甘領縹音以喻霞光伎儕其偕列雙鳳曹以和
鳴言野棟而投琴泥齊瑟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榮纏歌鼓絅羅錚律爛熳以
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於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
揚韶武協和陳未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叙彼政有得失而化以
醡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
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經衆清之林衛無所惜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
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潘安仁射雉賦

涉青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譽屬耿介之專心兮

夢雄豔之婿姿巡邱陵以經畧兮畫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暉木不滋
無草不茂初塋蔚其曜新陳柯械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重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
芒雉鷺鷥而朝雊啞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鬱態奮勁轄以角搓瞬悍目以旁睞營綺
翼而頰搗灼繡頸而袞背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爾乃擊場抨翳停僵蕙翠綠
栢參差文翮鱗次蔚森檠茂婉轉輕利東料戾以徹鑒表厭蹠以密鍛恐吾游之晏起
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何調輪之喬桀選鳴類而殊才候扇舉
而清叫野聞聲而躡媒塞微苦以長眺已限蹠而徐來擗朱冠之葩赫敷藻輪之陪鶻
首約綠素身拖黼繪青鞶莎靡丹臆蘭綺或蹶或啄時行時止斑尾揚翹雙角特起良
游呢噏引之規裏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黃閒以密設屬剛翼以潛凝倒禽紛以遊落
機聲振而未已山鷺悍害姦迅已甚越壑凌岑飛鳴薄原擎牙低鏃心平望寒毛體擢
落霍若碎錦逸羣之儔擅場挾兩樂雌姤異倏來忽往忌上風之餐切畏映日之儻期
屏發布而累息徙心煩而技懨伊義鳥之應機歛攫地以厲響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
鳴雄振羽低於其冢攔降邱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瞻挺躍之傾掉意滌躍以振踊
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望廻合而窮晶雉臥肩而旋踵欣余志之精銳擬青顙而

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耽旁剔靡聞而驚無見自駕周環迴復繚繞盤辟戾騎庭把榮
隨所歷彳亍中輶馥焉中鏑前則重膺旁截疊翻若夫多疑少决暗劣心猶內無固守
出不交戰來若處子去如激電闢闔蘊葉暝歷乍見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
技如轡如軒不高不埤當味直智裂膝破猶夷險殊地馴繼異變長不暇食夕不告勦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彼遊出之致獲咸乘危
以馳驚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鑽而在服肉登俎而
示御豈惟早隸此焉君舉若乃軌盤流通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
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誠而君子之所不爲

劉伯倫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局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
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
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解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
是方捧釁承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麪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
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觀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
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娛神之與螟蛉

陶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目酌眄庭柯以怡頤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闕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畴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喜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鮑明遠燕城賦

濶遡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鳳門掩以漕渠軸以崑崙重江複闊之隈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轉人駕肩摩閭樸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錐利銅山才力

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刪崇墉剗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
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崕若斷岸巒仞長雲裏礮石以禦衝牴
轍以飛文觀基局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
葛習塗壇羅虺墜階翻鹽鹹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暉雨嘯昏見星趨饑鼯厲吻寒鵠
嚇雛伏蘆藏虎乳血養膚扇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敷蔽風
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溝莽杳而無際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
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擢若夫漢局黼帳歌臺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
林釣渚之館吳繁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蕪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
人蕙心純質玉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墻豈憶同盡之愉樂離昇之苦辛哉天
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邱甃殘千
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驅_遇音涼之氣驚心動魄

韓退之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轍雨
寢寢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闢其神嗟風伯
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
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辟兮吹使醞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
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犯有綱我今上懃兮其罪
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韓退之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
聖賢相逢治其學張拔去而邪竄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陋羅剔
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
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子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
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贅言者必鉤
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頗撰異

端撻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塗緒之茫蕩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洄狂
瀉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醴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窮姚
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
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閑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卓於
敢爲長诵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
友跋前蹟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
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
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棖闌居櫟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
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豈明
遠公雜進巧拙糾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
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苟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譏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
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侵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
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貲俸錢歲糜
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罪
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宰與動而得誇名亦體之授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

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櫓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韓退之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興糧牛驛輶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携朋羣儕去故就新駕塵彊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淵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歎若囁若噭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謔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簪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臘臭香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儕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知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眞不知也耶子之朋儕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釋義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兀兀惡圓喜方羞爲姦

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媚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憂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眺蹠僵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廩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子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韓退之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議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懼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

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十人以退而愈辱賜坐焉相國之禮溫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榮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等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東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放於言乎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躋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眷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弱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放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屬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與旣累月有來謂愈曰有譖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與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暗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譖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白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但於謠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汨亂之又生君子信謠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

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謫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
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
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聽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則不邇謫邪
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
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
誣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誣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
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敦宰相又教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
言果不行

蘇子瞻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
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
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
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漿擊空明兮沂流光渺渺
兮予壞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鳴鳴然如怨如慕如泣如
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

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鳥鵠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艤千里旌旗弊空醡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觴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之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蘇子瞻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白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

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
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子乃燭衣而
上履巉巖披蒙葦踞虎豹登蛇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
然長嘯早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栗乎其不可留也反
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鵠橫江東來翅如車
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
臯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吾知之矣嘗昔之
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頤笑余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哀祭類一

屈原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鎮盍將把兮瓊芳蕙肴烝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楊抱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傾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妓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蟠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躋澣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翩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森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懾懾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還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櫛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嬪媛兮爲予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惻桂櫂兮蘭楫斷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心不

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不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云以
不間朝騁驚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島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予玦兮江中遺予珮
兮灔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
兮夕張鳥何翠兮頻中醫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灔有關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
望觀流水兮灔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于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澠聞佳
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蒼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
兮蘭檻辛夷楣兮薺房罔薜荔兮爲帷辦蕙榜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
葺兮荷屋練之兮杜蘅台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捐予袂兮江中遺予襟兮灔浦塞汀州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
兮容與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元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灔塵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
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天兮在于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連導

帝之兮九阤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所爲折疏麻兮璠葉
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疎乘龍兮驔驔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
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少司命

秋蘭兮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兮鴟子夫人兮自有美子基何以兮愁
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繁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
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傾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
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
歌孔蓋兮翠旛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揮幼艾萃獨立兮爲民正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櫨兮扶桑擣子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櫛龍軒兮乘雷載雲旗
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顙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譖兮忘歸桓瑟兮交鼓
鐘兮瑤臺鳴鶯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翔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雁律兮合館靈之來
兮蔽日青雲衣兮白蜺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矛弧兮反淪降接北斗兮酌桂余擗漿
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驛螭登昆仑兮四望心飛揚
兮浩蕩日落莫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點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木
中乘白龜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
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勝子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
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韓兮遺所思予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
嶮南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光晝晦夷風飄飄兮神
邇雨留靈脩兮淵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
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
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狹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離

國殇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懸兮士爭先陵子陳兮蹠
子行左驍殪兮右少傷霍霍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歎兮威靈怒嚴殺盡

兮乘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臨超遠帶長劍兮挾寥弓首雖離兮心不驚
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博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奉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
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
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臣
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槩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長人千仞
惟魄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砾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不可以託些魂
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羣秦封狐千里
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
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蠭若象元蠭若臺
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天無所極些歸來
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

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
目往來彷彿些野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暝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士伯九約其角轡舞些敦啄血搏逐人驟些參目虎首
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
些纂簪齊縷鄭辭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吁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像設屋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綵刻方連些冬
有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泛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
翠翹絳曲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弱阿拂壁羅幘張些纂組綺縞結奇瓊些室中之
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越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鬱不同
制質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齊其有意些博容修態矩洞房些蛾眉曼
睂目騰光些靡顏賦理遺祝頤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翦帷翠幘飾高堂些紅壁沙
版元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櫈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
風文縠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輶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離些魂兮歸來
何遠爲些至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穉麥擎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膚
若芳些和酸苦苦陳吳羹些濡盤炮羔有柘漿些鵠酸鴨亮煎鴻鵠些露雞臘鷄膚而

不爽些押妝密餌有餽餧些瑤漿密勺寶羽鵝些搃糟凍飲酌清涼些半酌既陳有瓊
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此陳錦坊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
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照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豔
陸離些二人齊容起鄭舞些狂若交竿撫案下些竿瑟狂會墳鳴鼓些宮庭震驚聲激
楚些吳歎蔡謳奏大呂些土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
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簞蔽象棋有六擇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梟而半呼五
白些晉制犀比發白日些鐸鐘搖蕤模梓瑟些娛酒不廢尤日夜些蘭膏明燭華燈錯
些結撰至思鬪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酌飲既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
些辭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采蘋頻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
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元顏蒸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鬱若酒兮引
車右還與王趨夢兮采後先君王視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阜闐被徑兮
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口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景差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淒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魂
兮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洞水澈澈只鹹龍更流上下悠悠只霖雨淫

淫白皓膠只魂兮無東湯谷寂寥只魂兮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只山林臉隘虎豹只鷬鷺短狐王虺驀只魂兮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羅目被髮纏只長爪踞牙談笑狂只魂兮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北北而寨山迤龍蛇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顎顎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徯間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徯梁不可言只正穀六似設葢梁只鼎臚盈望和致芳只內餽鵠鵠喙對舞只魂乎歸徯恣所嘗只鮮鷄甘雞和楚酪只醞豚苦狗膾苴草只吳酸蒿蕪不沾濡只魂乎歸徯恣所擇只炙鴟蒸隻黏鴟臚只煎鮑脯雀遽死存只魂乎歸徯麗以牛只四酌升熟不羶噭只清馨凍歛不歎役只蕭堯先生云詩不役送達毛傳云役列也不歎役言雖不及歎而告陳列於前也吳醴白蘂和楚灑只魂乎歸徯不違暢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辨楚勞前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徯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聲極妙只魂乎歸徯聽歌譌只朱唇皓齒婢以絳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圓微骨調以姐口魂乎歸徯安以舒只嫋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輝朱顏只魂乎歸徯靜以安只姱修滂滂輝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徯思怨移只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徯以娛昔只

青色直眉目媚只豔輔奇牙宜笑囁只豐肉微脣便娟只魂乎歸來恣所便只夏
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方小壇觀絕靈只曲屋步櫨宜擣音只騰駕步遊瀛春園只瓊殿
錯衡英華假只芭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來恣志慮只孔雀盈園音鸞皇只鶻鴻羣
晨雞鸚鵡只鴻鵠代遊曼鷓鴣只魂乎歸來鳳皇翔只昂釋怡面血氣盛只永官厥身
保壽命只室家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來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驄
類神只藍塲先生云出若雲言其車騎從官之盛莊子藍王延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乎歸來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昌聲流得澤草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
歸來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
馬東窮海只魂乎歸來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獎藍塲先生云俊傑光陸輔本朝殿陛之間如
清以擊誅譖讐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藍塲先生云呂德良士簡禹治水得物化益直瑾
瑾壓瑾之交荀子成相得荀卿陶廣革直成爲輔職
國成禹有五丞也直瑾執政流懷施只魂乎歸來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
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馬極立九軒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
歸來尚三王只

賈生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娛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滴世罔憊兮迺

隕歿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宣兮鷗梟翱翔闢革尊顯兮讒諛得志質聖逆
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蹠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鋸吁嗟默默兮生之無故
幹乘周鼎兮而寶康瓠騎駕龍牛兮驂蹇驪驥垂兩耳兮服輶車章甫華履兮漸不可
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諱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遷兮
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
頰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耿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
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騁九州而相若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兮覽
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翻而去之彼尋常之汗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
江潭之鱣兮固將制於蠻蟻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脩姱兮命操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暉兮泥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
隱處幽而悽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在脩夜之不陽秋氣憊以涙兮桂枝落而消亡神
燒燬以逝思兮猶浮游而出吾託沉陰以墮久兮惜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
幼眇之相羊西發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虛愈莊燕淫
衍而撫楹兮再流顧而娥揚既激慮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驕接狎以離別兮宵寤

夢之茫茫忽滅化而不反兮魂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執路日
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寢淫散克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辭曰佳儕函光隕朱榮兮嫉妬閼葦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歎澆沫悵
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媸妍太息歎椎子兮懼慄不言倚所恃
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
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古文辭類纂七十三終

七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歎歟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予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鋒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闢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賴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踴躍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此是公少作故猶取屈子成句

韓退之潮州祭神文

五首錄一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暇修之奠祈於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穡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蒸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割剝空陰卷日月也幸身有衣口得食於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極也神其尚饗

韓退之祭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呼愈謹道其乙以庶羞清酌
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
峙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萍余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
彼婉變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闕孫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
敝寒剗雪虛風餐蘿於馬下我驅君吼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觸頂交跖洞庭
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中作霹靂追程育進颶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
迷淚蹤染林山哀甫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歸把觴相飲
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目別幾時速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
八廝虎無敢驚逐以我驅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
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懲余出嶺中君虔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
寫泊沙倚石有還無捨衡陽放酒慙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罷帽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
雲壁潭潭穹林攸崔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鷁怒煩豕狗鬪盤炙酒羣奴餘啄走
官塔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余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
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閼死

休否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訏專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禮浦
爲人受瘞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
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義兵大槩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弔不撫其子葬不
送野望君傷懷有隙如鵠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
通君其奚憾不鑒余衷嗚呼哀哉尚饗茅鹿門云公之奇崛戰鬪鬼神處令人神竦而
筆力堅淨他
人無此也

韓退之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
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枝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又其
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穢博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羈玉珮瓊
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譽表表愈偉不善爲斬血指汗顏巧匠旁觀
縮手袖問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斤不復羣
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
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當敢遺
墮忘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侯主簿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信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渴之子於道。困不拾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一紀於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與子無適不宣棄我而死嗟誰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雖雖然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庚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大學助教俟繼謹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繼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謹敬祭於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

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條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經公事內迫
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日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
歸陽陪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
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誄尚饗

韓退之祭穆員外文

嗚呼建中之初予居於嵩擣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
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我鏟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
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惟其嬉遊草
木之春鳥鳴之朝我嚮在手君揚其鱗君居於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假誨誨余
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敕不
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於獄相從係繩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
內懷其私進退之難君慮之宜旣釋於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
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
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殯厥廟今我之至入門失
聲酒肉在前君却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嗚呼死矣何日來還

韓退之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韓退之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匣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若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疎疎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韓退之歐陽生哀辭有序

歐陽公世居閩越自唐以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當袁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袁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袁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袁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是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

聞脣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脣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脣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脣久者惟脣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脣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脣相知爲深脣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巍巍然其燕私善謹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孝慈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脣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畢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脣今其死矣脣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脣在側雖無離憂其心不樂也脣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脣有所謂以志養養者與脣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脣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脣之事業文章季編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脣志云

求仕於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勞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

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揚墨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儼花闢葉顛到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驕驅濤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純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官固辭於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祝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之未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督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古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呻言壽死而不忘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譏兄行下干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事來東我刺盧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筆百醞瀆腸音客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

歐陽永叔祭資政公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昌邱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傾巢破轂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可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憾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嗟呼師魯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西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能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隣嗟呼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遂因死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

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但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余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呼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憂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余文寓辭千里自此一尊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歐陽永叔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夭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者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琴瑟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宜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恒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躡躅而呻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鼴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轔轔兮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淒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歐陽永叔祭蘇子美文

京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卽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昭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譽譬如磨鑑不減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歐陽永叔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予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譚辨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二十年間乘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含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阨日有聲名子猖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質易在臉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子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泥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子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遊皆莫余久紀行琢辭子宜予責送終恤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予臆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耆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天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有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憫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末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遁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道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蘇子瞻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瞭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列寧驛孰云坎軻白髮垂胆才高絕俗性疎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獸絕餉慨然懷

歸投棄縷綬潛山之麓往事神丘道味自飴世芬草隴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
併界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觀相從半歲日飲醇酌朝遊南屏莫
宿靈鷲雪窗飢坐清閑間參沙河夜歸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
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子
後顧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磬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帳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
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惄惄誰恤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誰左右民
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嘗過返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
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幹旋事芬
如絲衆比如柳治亂之幾間不廢公當身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
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
訃暮聞天以雨泣鄙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櫛公之初來民執
弓矛津公永歸既耕且穫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母

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
嗚呼哀哉

王介甫祭范頫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瑞華失位又贖以斥治
功亟聞尹帝之都閉^一興良稚子歌乎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
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驟正怡邪遷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
回慕者興起儒先曾^一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
施有餘澤如^一河江以灌辱尺宿賦自解不以刑加滑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
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蘖猶狂敢諦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
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
道樂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
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十變於鄉百
治具修倫墮勉強彼固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考老尚有以爲譽乎
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和其色
辭傲訏以容化於婦妾不耀珠玉翼翼公子弊緋惡粟園死憐窮惟是之苦孤女以嫁

男成獻公孰埋於深孰饑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顧人今亡邦國之憂惄惄不肖臣
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醜辭以贊醪羞蓋先生云或不敢瀨瀨當作啜泣
言
近邊也

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椎公生有聞於當時
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知識之高遠而輔學術
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
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辨快如輕
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
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頓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識之是
非既歷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未半顧
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中
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
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
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鳴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

念我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王介甫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藉使有華滋微我元珍我殆弗植如何乘我限命一夕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阨窮屯又從擠之使以頑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磐彼石可誌於邱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醣羞

王介甫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維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可與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予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痛心摧志朽涕泣爲文以禡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王介甫祭高師雄主薄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歷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歎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

命終於絕域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茅順甫云

王介甫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時數之然至其壽天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里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宿奠觴

王介甫祭李副省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漠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乙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十天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其茹酇羞以告哀惻

王介甫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幟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厄窮則侔年心頹如翁俛抑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黧顰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訃我稱孤嘆封涕淚舉屋驚呼行與

世乖惟君禪繩弔禍開疾苦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王介甫祭東向原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室家之堂去之我始礙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十莫敢匹泄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材豪鷹雋鵠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蹠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加觸駁馬以駕朱車側身隨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若於壽食我飲鄖水豈無此崩念不去彼旣來自東乃臨君喪闋闊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已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奄怨窮閼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王介甫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若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子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兄遊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飢寒惟道之謀旣株司法議爭職失中書大理

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強倔辨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憐不知乃惻我心至仁至矣勇施而亡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方靈臯宣左人哀辭

左人與余生同郡長而客遊同方往還離合踰二十年而爲汎交己丑庚寅間余頻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道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語余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棲棲於四方余久寓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翠壤如沐留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余難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先後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壬辰夏余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余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余邀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者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余與左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余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耶

辭曰

嗟子精爽之爛然兮今已陰爲野土閉兩心之所期兮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
樂兮生如避而死歸解人世之糾纏兮得甘寢其何悲

方靈皇武季子哀辭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其孤冬十月孤往至京師曰家散
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喪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家冬春
間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余出塞返役而卒死己卯日矣始商平有子三
人余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
受室而卒洙其李也憶洙五六歲時余過商平常偕羣兒喧聒左右少長抱書從其父
往來余家及至京師則幹鷗偉然余方欲迪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羈死有子始二
歲商平生故家而寢艱迫阨視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凌難米鹽無幾
微輒生環贊然卒能約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愆於義余每歎其行之難也而旣羸其
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耶洙卒於丁酉
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墓葬京師郭東江寧義塚余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余哀其

辭曰

嗟爾生兮震愆懼百夏兮連延寒孤遊兮局窄命支離兮爲鬼客天屬盡兮莞莞羌地
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汭翳先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異生還兮路阻修孺
子號兮在室永謾呵兮無失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嗚呼我居帝皇閭寂寞聊徐氏之自得與予交晤我畏我諳我道義六藝之兀奇章逸
子既我讀書假予之廬於子焉飮歎然有餘或提一觴遠適墟墓長松之陰愴愴相顧
問我與子胡爲其然我不自知子亦不言凡今之朋利名是賴惟我與子不營其外我
乖於世動輒有尤惟與子處如疾斯瘳如何今日子又我棄獨行煢煢低顏失氣自子
云沒寡妻去帷皤皤二老於何其依子之奇窮誰我能救哭泣陳辭惟心之歎哀注環
然之音
伊與退之

劉才甫祭吳文肅公文

嗚呼我初見公公在內閣皓髮朱顏笑言磊磊俛仰平生明好遊從歛歛晚遇石友之
功留我信宿取酒斟酌親布衾裯櫺其厚薄我生蓋寡得此於人而况公德齒爵皆尊
公年七十稱觴命坐落落羣賢其中有我我謂公健百歲可望相見無幾遽哭於堂嘯
呼人之生世茫茫一夢惟其命名一世傳頌死而不死夫又何悲爲知已痛哭泣碑辭

薄令謹者皆生感歎

劉才甫祭舅文

維年月日劉氏甥大憲謙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舅氏楊君穉棠先生之靈嗚呼舅氏以君之毅然直方長者而天乃祚其嗣續使兢兢之孤魄依於月山之址樹不肖未嘗學問然君獨顧之而喜謂能光劉氏之業者其在斯人吾未老耄庶幾猶及見之矣嗚呼孰知君之忽焉以歿而不肖之令落無狀今猶若此尚饗